

小说前沿文库

戏剧三种

丁一川口ム马虫メノ

谭毅一行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戏剧三种

谭毅
一行八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剧三种 / 谭毅, 一行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1

(小说前沿文库)

ISBN 978 - 7 - 5104 - 1406 - 0

I. ①戏… II. ①谭… ②—… III. ①戏剧文学 - 剧本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0555 号

戏 剧 三 种

策 划: 亚伯拉罕·蝶冢

作 者: 谭 毅, 一 行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基石文化

版式设计: 欧阳潇湘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市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张: 9.7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4 - 1406 - 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我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代人已经
起来。我明明白白的说，我要指给你们看。

小说前沿文库

• □ • □ • □ • □ •

出版说明

现代汉语小说创作自近三十多年以来，惜其有所斩获，也怜其多受欧拉美地域文学所惑，从方法论和更本质的角度看，有所建树者寥寥无几，其中原因，最明显的莫过于这一代作者的知识谱系不完备甚或不学无术所致。这几代人的创作敌不过白话文最初三十年的努力。本文库所汲各种形体的小说文本盖要呈现中国小说本土重建的自信，创作者除了他是一个小说创作者而外，还有一些更加显耀的背景身份，他们是哲学研究者，是人类学和民族志工作者，是诗人，是语言学者，是物理科班出身和政治学专业博士，是文史资料专业收集者，是国学研究者，这些构成他们写作小说时最坚实的一部分，那种纯粹想依靠讲故事获得小说成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整个时代的阅读水准已发生改变；相应的，创作者对自身的要求也在一再的发生改变。总而言之，这套书的创作者和前一代人的区别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他们创作的文本也已经与前辈所走过的路表现出了巨大差异，也已经

不是先锋和实验可以揽廓的了，他们表现出许多异端迹象，是一种大小说观念的集成和现有文学价值观的凝聚点所在。这种集成还表现在创作者自身修为的创备和对过往一切集体智慧的继承与反思。他们当中不乏呕心沥血者，有的文本创作时间跨越二十多年。在纸质传播变得更加奢侈的今天，印刷出版纯文学作品尤显机陞，然吾道不孤，丛书之旨在于集中厘清中国小说重建道路的岔路口在何处，而可以称之为有所成就的又在何处，其劳自为，其功自显。2010年10月1日新世界出版社“小说前沿文库”编辑部

目 录

风求凰	1
真 迹	159
孟姜女	241
后 记	303

凤 求 凰

(十幕剧本)

主要人物：

淳于渐	字子枫，五经博士
王 雅	王莽的侄女
王 颂	字达音，信安王，王莽的侄儿，王雅的哥哥
淳于光	字月川，淳于渐的弟弟
王 莽	新朝皇帝
顾 随	字乐令，淳于渐的朋友
宋 集	字川江，淳于渐的学生
林 岳	字静野，淳于渐的学生

时代：新朝后期

地点：新朝都城长安

第一幕

第一场

上午，长安城淳于渐的书馆中，淳于渐和淳于光隔着案几面对面坐着。淳于渐三十七八岁，衣冠都是白色的。他常常陷入深思，脸上是温和端正、郑重其事的严肃表情；淳于光年纪较轻，大概二十七八岁，他装束整洁，神态看上去很安静，也有点忧郁。

淳于光 （放下先前拿在手中把玩的茶杯，抬头看着哥哥）
哥哥，您刚才在看什么？

淳于渐 （斜眼看了一下放在案几边的一封已经开启过的信件）在看信。

淳于光 谁来的信？

淳于渐 大概是听我讲学的某位学生写来的吧。这已经不是第一封了。他自称名为素玉。但我印象中却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学生。

淳于光 看样子您对他的信很感兴趣。他谈到了什么？

淳于渐 他是在回应我在课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有趣。

淳于光 什么问题？

淳于渐 有关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给予”。

淳于光 给予？

淳于渐 我想正是在这个词语上，我们同经典，同世界，同生活找到了联系的途径。他赞同我的说法。并且，面对这些词语，他似乎比我更有激情。

淳于光 哦。

淳于渐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淳于光 您估计呢？

淳于渐 他好像非常害羞，像个女子。但他问问题时那么急切，又像一个男子。

淳于光 下次您讲课要谈些什么？

淳于渐 我想谈谈人们该如何回到经典，以及这种返回的意义。弟弟，你今天既然来到我的书馆，不如就看看我如何上课吧。

淳于光 不用了，哥哥，我是个愚笨的人，对高妙的玄谈总不能领会。我只是来看看哥哥新布置的书馆的，中午之前我就会回去。

淳于渐 唉，我这一向太忙了。陛下过几天还要见我。每天我回到府里，你往往已经睡了。我们虽然是亲兄弟，又住在一起，但好像连说话的机会也不多。

淳于光 顺其自然吧。看得出，陛下对哥哥还是那么器重。

淳于渐 取悦庶民，拉拢诸生，这就是他的作为。高调和低调的事情，他都是玩得很顺手的。至于他真正器重过谁，我不知道。他是以大义灭亲而著称的人。当年他揭发淳于长，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才赢得大司马王根的信任，随后被王根举荐当上了新任大司马；后来被免职在封国新都闲居期间，为了顺利避祸，又逼死了自己犯了一点过错的二儿子王获。

淳于光 是杀死奴婢的那个儿子？

淳于渐 是的。他在利用白雉的祥瑞当上安汉公后，又强迫

自己的另一个犯糊涂的大儿子自尽。

淳于光 王宇？

淳于渐 嗯。当上皇帝之后，他连自己最小的儿子——开始被立为太子的四儿子王临也逼死了。他对待自己的亲族都是如此，对其他阻碍他道路的人就更不必说了。你看，他逼死王宇那次，还伴随着一次对朝臣的大清洗。我对此记忆犹新。还有，他有机会从封国重返长安后不久，逼死了当时的大司马董贤才第二次当上了大司马。一年多以后，他迎接九岁的中山王继位，即刻命令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自尽。董贤和两位皇后的亲族也被远远流放。

淳于光 正是在那次大清洗之后，他的官职被定为“宰衡”。

淳于渐 （加重的语调）是啊，“宰衡”！真是高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淳于光 （看着哥哥）他五十岁时迎来这看似尊贵的一切，但如果那真是踏着亲族和无数人的尸体才得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羡慕。

淳于渐 你太看重正义了，弟弟。

淳于光 我记得就在陛下被授予“宰衡”职位的那一年，他在长安修了上万所房子，声称只要精通六经中的一经，并且教授了十一个以上的学生的儒者，或者精通天文、历法等等的人，就可以到当地官府去签名。如果通过了考核，这些人会被送到长安。哥哥当时很激动，您不是力劝您所有的朋友都到长安来吗？

淳于渐 当时我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渴望有一番作为，让自己的才智能够见用于国家和天下苍生。我们的精神如果不能在公共的行为中得到展示和最终的理解，还能在哪里找到自己的舞台呢？而在这个世上，和我们

志同道合的人是多么少啊。所以我渴望和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但是大家到了长安之后，才发现这里的秩序很混乱，人们的意见很不一致，谁也说服不了谁。

淳于光 哦……

淳于渐 我看陛下他有着与生俱来的狠毒，对形势的敏感，以及博得赞誉的种种伎俩。但是他没有统治的才能。自比周公，那大概是痴人说梦吧。

淳于光 （有些诧异地）是吗，哥哥？您心里这样看待陛下？但您为什么又对陛下的事情如此热心呢？

淳于渐 陛下诚然缺乏才能，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才能为之作一些补充。现在朝野的状况很复杂，仇恨陛下的人太多。虽然我们对陛下也有不满，但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有可能成气候的人可以取代他。

淳于光 哥哥，我能否问您一个问题呢？过去，人们曾从井中打捞出一块石头，石上面分明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当时您和其他人一样，对此深感振奋，对吗？

淳于渐 （沉吟着）这怎么说呢，其实，我和你一样，对这些所谓的征兆，将信将疑。

淳于光 陛下当上安汉公后的几年中，国土上竟然出现几百件祥瑞，这不是太奇怪了吗？然而，哥哥，当年儒者们对此进行了各方考据，后来他们又以周公辅政的例子作为应对，让今天的陛下在当时顺利当上了“摄皇帝”，这些过程您都参与了，对吗？

淳于渐 是的，但是……

淳于光 还有，当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造反，希望另立天子刘信，您和朋友们将这比作周公时代管叔、蔡叔挟持纣王的儿子叛乱。你们说，翟义的造反不仅不能引来对陛下的怀疑，反而更能显示出他就是当代的周公。

后来你们还帮他仿效周公写了《大诰》，我说的都是事实吧？

淳于渐 是这样的，弟弟。但人有时候就是要从自身怀疑起，你说呢？我当时信任他，是因为我的理想使然。我以为他能承载我的理想，我以为我看到了自己的天命，但了解天命的秘密是何其困难啊。

淳于光 我一直以为哥哥对陛下是绝对信任的。（淡然地笑了一下）为此我和哥哥有点疏远了。

淳于渐 我感觉到了，弟弟。你在拒斥这个世界，你太急切了。我常担心你不能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欲言又止）唉，这半年来，你离开了长安，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远离我，我想你可能想出去散散心吧，但是我仍然感到难过。你知道青影和我的事情已经让我心力交瘁，而在我最孤独的时候，你竟然也走了，这让我多么无助啊。

淳于光 哥哥，我……

淳于渐 （温和地打断他）好了，弟弟，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你知道我并不想提那些事的。你今后不要再这样让我担心了。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能够原谅自己呢？

淳于光 哥哥，我想说，嫂子青影她……

淳于渐 （痛苦地）不要说了，我现在没有力气去谈她。我知道你内心中深深爱着我们两个，看我们分开你很难过。但是，世事难料，我们只能承受最无情的后果。（发出一声叹息）唉，我的爱和那为爱而生出的太多的痛苦，都是没有人会懂得的。

淳于光 唉……那您目前有什么打算呢？您还打算协助陛下吗？

淳于渐 是借助。只能这样。

淳于光 哥哥，您好像心情沉重？

淳于渐 唉，陛下虽然对读书人很好，但他身边的能人太多了。你知道长安聚集了多少才华横溢的儒者吗？你知道想得到陛下赏识的人又有多少吗？我已经不再年轻，快到不惑之年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实现我的理想。

淳于光 哥哥不是一直觉得自己的才华可以和刘歆相比吗？那还担心什么？

淳于渐 但是我的身份如何能和他相比呢？他和陛下一样都曾任黄门郎，那时候就相识并意气相投。后来陛下的很多事情都是交给他办理的。成为国师之后，他的声望可谓无人能及。他受百方读书人的朝拜，占尽了天时地利，掌握着对经典的解释权，所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构造一个思想系统，推动一阵阵的思想潮流。而我呢？

淳于光 但刘歆本人不是对您也很赏识吗？不是他亲自选拔您当上了五经博士吗？

淳于渐 他那是想把天下的才俊之士都吸纳到自己的门下，但对我，他到底有几分看重，呵，那就知道了。其实我曾多次写信给他谈到我的学说，但他不是没有回信，就是回答得很草率。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我的想法。

淳于光 也许陛下对您的才华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哥哥为自己不太如意的处境忧虑吗？

淳于渐 岂止是不太如意，简直是经常面临各种险恶。陛下他利用读书人为他造势，但他真正信任、委以重任的人，仍然是他王姓家族的人。唉，弟弟，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跟你讲这些。

淳于光 也许哥哥觉得我无心于思想和政治吧。和我谈话感觉会轻松一些。

淳于渐 不，不是这样。这样的话题对你实在是太沉重了。弟弟，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杂念俱消。我对你是毫无保留的。你懂得“毫无保留”的意思吗？

淳于光 我懂得，哥哥。

淳于渐 我告诉你什么，是因为信任你；不告诉你什么，是怕影响你，扰乱你内心的安宁。你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个脆弱羞涩的孩子，永远需要我的爱护。你可知道，手足之情是所有感情里最深刻、最纯粹的感情？

淳于光 哥哥……

淳于渐 唉，弟弟，面对你我满心欢喜，但喜中又有忧。幸好你永远不会进入这个世界，不然你脆弱的神经一定不堪那种种丑恶现实的打击，你纯良的心也会痛苦不堪。其实这个世界有什么进入的必要呢？说真的，它不配你的眷顾呢。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一起出去走走，看看我的书院吧。

淳于渐和淳于光从舞台右侧下。

第二场

长安城淳于渐的书馆中，年轻学生宋集和林岳从舞台右侧上。衣冠都是白色。

宋 集 哎呀，不巧，老师可能刚外出了。

林 岳 是啊。老师是个忙碌的人嘛。

宋 集 哦？我看这样说不确切。老师是忙碌，但不是忙于外在事务，而是忙于思考。老师对思考的热爱实在是非常人能及的。

林 岳 的确，他是那种一清早起来就开始思考的人。

宋 集 你说得不错。对了，老师最近的讲课笔记，你是否整理清楚了？

林 岳 整理了一些吧。

宋 集 唉，我觉得最近老师讲的功课特别不好懂呢。

林 岳 （微微一笑）啊，那就对啦。你觉得不好懂，那你很快就能接近玄妙的境界了。

宋 集 哦？你对他最近对《礼》的解释有什么看法呢？

林 岳 老师的思考很深入。的确，礼承载着我们的整个生活，人就是居住在礼之中的，而且只有在礼之中，我们才迎来了神灵的在场，我们的精神的高贵性也得到了神圣的表达。但是他的语式我不很习惯。

宋 集 为什么？

林 岳 他的激情有些过分了。

宋 集 啊，这不是老师的优点吗？他讲课是多么有感染力啊。

林 岳 是的。不过，这种激情对于真正的思想可能是有害的。老师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渴望打动别人，这让我感到不自然。

宋 集 哦？

林 岳 孔子本人对深奥而玄虚的学问似乎是不屑的，我觉得像他那样的先哲有很多言语是当作朴素的话来讲的，有一种非常平实的精神。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宣讲无比崇高的真理。我们现在的解释方式是否真